蜀山·文学月报
2024年5月第5期
主编:杨献平 副主编:黎正明 徐 良

邮箱:117543179@qq.com

长篇小说如何成为文学的『盖面菜』

——乐山市作协主席林雪儿访谈

个人简介

王雪珍,笔名林雪儿,中国作协会员,著有散文集《雪落拉萨》、中短篇小说集《黑天使》,长篇小说《妇科医生》《亲爱的宝贝》《北京到马边有多远》,获第十届"四川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等。

张生全:乐山拥有峨眉山、乐山大佛两个世界双遗,还有文化巨匠郭沫若,这使得乐山这块地域非同凡响,名气很大。请谈谈乐山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对乐山作家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林雪儿:乐山,原为南安,在公元579年称嘉州,取"郡土嘉美"之意,一直延续到公元1196年称嘉定,后来才叫乐山。岷江、大渡河、青衣江在穿越高山峡谷之后,在乐山大佛脚下相聚,各种文化也在乐山相辅相成。居住在这方沃土的人,最骄傲的是南宋的邵博在《清音亭记》中写的一句话:"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曰嘉州。"

乐山不仅拥有"峨眉山—乐山大佛"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还有东风堰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片有三江也有高山的土地,受到历代文人墨客倾慕,公元725年李白第二次游访峨眉山后出川,写下千古名诗"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风华正茂的苏轼也在乐山写下《初发嘉州》。岑参、陆游、范成大相继而来,都为乐山留下名诗名句。生长于大渡河畔的郭沫若,在文学、艺术、哲学、历史、考古、古文字、书法等众多领域成就卓然。"亿年峨眉、千年大佛、百年沫若"交相辉映,在这片有着深厚文化浸润的土地上,乐山作家骨子里就有了文化的照亮和水的基因。每一个作家的书写,都有一个像胎盘一样给养的后方,乐山的文化与山水奇观,为作家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营养。

张生全:乐山是一个文化重镇,也是一个文学重镇,作为作协主席,请谈谈乐山当下有哪些代表性作家?乐山的文学有什么特点?

林雪儿:乐山有深厚的佛教文化和山水奇观。从古到今,前来乐山的历史名人很多,他们为乐山留下了数不清的名文佳句。毛西旁先生主编的《乐山历代文集》《乐山历代诗集》收录了历朝历代的文化名人对乐山的书写。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李劼人1925年在乐山发起创办了四川第一家机器制纸厂——嘉乐纸厂。其后他便时常坐镇经营,长期往来于成都、重庆和乐山之间。期间,他创作了《暴风雨前》《天魔舞》等重要文学作品。可以说,李□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期,跟乐山有直接关系。他在作品中留下了大量乐山元素,让乐山成为经典文学中的一座记忆之城。

当代乐山作家比较早的李伏伽、周纲、康鉴已经驾鹤西去,但他们为乐山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年近古稀的作家黄德彰、陈德忠、王大华、雪川、胡太玉等人还笔耕不辍。笔力强劲的作家中,唐长寿、徐杉在文史研究写作上成绩显著;龚静染、林雪儿的长篇小说写作,在全省都有不俗的回响;聂浩源、朱仲祥、张贵清等的长篇小说也在一些自媒体上反复播放;出身于峨眉的网络作家袁野著作等身,位居全国十大白金作家之列。青年作家周恺,是乐山冲出的一匹黑马,《苔》的问世,为乐山作家群立了一根标杆。贝史根尔的彝文创作、吴惠英的报告文学、夏书龙和彭建群的散文,都值得一提。年轻作家张满昌、郑国耀等人纷纷在外发表作品,引发关注。最值得一提的是乐山诗人群的出现,以罗国雄、阿炉·芦根、龙小龙、廖淮光、阿洛夫基、徐澄泉、李斌、冯勇、程川等人为代表,形成独特的乐山诗人现象。

张生全:您是今年新当选的乐山作协主席,请谈谈乐山作协近年来在出作品、出人才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您担任作协主席后,有哪些亮点工作,今后有怎样的打算?

林雪儿:乐山市作家协会从第二届王大华任作协主席开始,就鼓励作家深入生活,多出作品。我就是在2017年,在王大华主席的支持下,深入脱贫攻坚第一线采访,创作了长篇小说《北京到马边有多远》。周恺当时在乐山电台工作,他写的中短篇小说才华初显,乐山作协就推荐他成为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后来他不负众望,写出了《苔》这样的好作品。

2023年12月,乐山作协完成换届选举,第四届作协班子成员更加年轻化,工作也更加有活力。新班子做了以下一些工作:一是摸清家底。我们对作协会员进行了逐一摸排查证,得知乐山现有县级会员2000多人,市级会员368人,省级会员78人,国家级会员11人。二是推荐人才。我们积极向中国作协推荐优秀人才申报入会,今年就有五名作家通过了中国作协网报。三是打造基地。今年3月,乐山作协与恂绎酒店合作,挂牌"文学创作基地"和"左岸·嘉州文学会客厅"。会客厅收集了省级作协60位作家的创作简介和近照,制成相框集中展示;还在每一个作家著书上摆放一句话的创作感言,让读者有面对面之感。"文学会客厅"提供了交流和创作平台,让作家、诗人和文学爱好者相聚于此,谈诗论文、分享心得。同时也让旅客和市民感受文化浸染,让文学与公众更多一份亲近和拥抱。四是研讨作品。我们分别在嘉州文学会客厅和五通桥举办了陈德忠《春江归帆》和王中其《盐风吹过》作品研讨会。四是培育新苗。乐山作协成立了校园文学活动筹备组,向全市作家发出倡议,向学校捐书,并选出有教学经验、在文学创作上有成果的作家进校园讲课,帮助学校成立文学社,培育文学新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乐山市作家协会申报的"两县一区"民族地区校园志愿者活动,得到了中国作协2024年文学志愿服务示范性重点扶持项目。我们会用好这个扶持,把工作做好。

接下来,乐山作协将继续推进以下活动:一是文学进校园;二是举办端午诗会;三是定期在文学会客厅举办作品研讨;四是与绘画和书法跨界合作,开展文学赋能雅集等。

张生全:上一届"四川文学奖",最重头的长篇小说奖,奖了两部作品,两部都是乐山的,其中一部还是您的。这是不是可以说,长篇小说是乐山的盖面菜?请对比全省的长篇小说,谈谈乐山在促进长篇小说创作上,做了哪些工作?或者你认为长篇小说应该怎样写,才能让它成为文学的"盖面菜"?

林雪儿:第十届"四川文学奖·长篇小说奖"被乐山包揽,的确是个意外的惊喜,也是乐山文学值得骄傲的一件事。非要说长篇小说是乐山的盖面菜,也说得过去。但乐山的诗歌力量也是很强的,也是大菜。当然了,对比全省的长篇小说创作,乐山在作品数量和创作人数上,还是显得不足。

文学创作是很个体的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必须有时间的持续性,有作家本身的体力、毅力和智力的加持。乐山文学的主管部门,非常支持作家出好作品。比如我创作《北京到马边有多远》,就得到乐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和市中医医院的支持,给予半年的创作假,这是非常大的帮助。

长篇小说是一个作家的立身之本,因为长篇写作,不仅考验文学方方面面的功力,包括语言的能力、结构的能力、细节的能力,还考验作家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能力。长篇小说要成为一个地域的盖面菜不容易,但作家要努力让长篇小说成为自身作品的盖面菜。一个作家的语言形成后,要创新是很难的,这就要求我们作家要多读,多关注当下文学形态,努力夯实自身的文化基础,这样才能在作品内容和艺术手法上实现创新。

张生全:紧跟时代、关注当下,是作家的使命和担当。中国作协倡导的"两个计划",正是强调了作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责任和担当。请谈谈乐山作家在书写新时代上做了哪些工作?

林雪儿:乐山作家在关注当下,在家国情怀的担当上,是做得比较好的。一个伟大时代的伟大事件,作家如果缺席,肯定是一种遗憾。用文学记住当下,是作家的责任与使命。近年来,乐山作协组织出版了《逐梦》《品味乐山》《乐山风物》等,为乐山本地文化传承和书写时代上,留下了可贵一笔。吴惠英继《冲出横断山》之后,正在创作的报告文学《大地之子》,正是关注乡村振兴的。我的关注当下的作品《北京到马边有多远》社会影响是比较大的,就在前些天,市里某部门还要60本书,但是出版社和新华文轩都找不到书了。作为创作者,在过去四年之后,书还有影响力,还被惦记,一本书有这样的命运,还是值得欣慰的。

用文学记录当下,用文学书写时代,作家写的书,就不仅仅是圈内人翻翻,它会走入更广阔的人群中,传播有价值的文学力量。

张生全:你的创作主要以小说为主,而且很关注医事和女性,有着鲜明的特征,而您也是一名医生,一位女士。您的创作选择是有意而为的吗?请结合您的创作,谈谈文学和生活的关系。

林雪儿:我最初写散文。后来觉得散文不能承载更多的思考与人物命运时,开始写中短篇小说,写得不多,后来开始写长篇小说。我是一名妇科医生,几十年的从医经历,见证了许多生命的奇迹与苦难,对人性的了解也是多方位的。我工作的对象多是女性。医者仁心,再加上文学的悲悯情怀,因此我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妇科医生》,得到许多专家的认可,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老师鼓励我继续写我熟悉的行业,于是又写了《亲爱的宝贝》。就这样,我无意地把长篇小说的主角都定为了女性、医事。

一个作家最先的创作多与自己的生活有关,经验穷尽之后,笔力也练得差不多了,可以涉足陌生的领域。我庆幸我是一个医生,可以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人,而且这些人会向医生打开心扉。也因此,她们为我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条捷径。

张生全:听说您又有一部新作品即将问世,能给大家预告一下您的新作品吗?

林雪儿:问世还早呢,刚刚孕育吧。

近几年一直在峨眉山跑,每一次都睁大眼睛,看不够。峨眉山是一座神秘的山,我觉得山上的每一片叶子都闪烁着神秘的光芒,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我听过许多关于峨眉山人的故事,本地的、僧人的、到峨眉山疗养的等等。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写了一篇长散文《峨眉山居岁月》,哪知就此埋下心结,想为峨眉山写一部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的题目,暂定名为《半轮秋》。在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的支持下,我的工作单位市中医医院,又给了我创作假,现在这部长篇小说,正在按预期创作中。

专题 主持人:杨献平

牧场上的春天

邕粒儿

《蜀山文学月报》初衷之一,就是不断发现和培育新的文学四川力量。文学是接力的事业,一代有一代人的生活和命运,文学书写当然也各有姿态和方法。尽管我们不可能做得更多,但一定会用心。本期专题诗歌是邕粒儿(陈勇)的一组。从简历上看,邕粒儿是彝族诗人,出生和成长于泸定。民族、地域都有极其鲜明的文化基因和表征。泸定之地,处于青藏高原与成都平原过渡带,境内的大渡河古来闻名遐迩,多民族风情使得其历史厚重且具有传奇色彩,地理的奇崛与蜿蜒又使得泸定气候独特且风物特别。

卡尔维诺说:"作为一名作家,我从一开始就力求探索那捕捉时间相距遥远的点并将其连接起来的心智线路的闪光。"邕粒儿出生于泸定,这似乎注定了她诗歌的内在基调,童年及其成长经验在她的这一组诗歌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即,一个人认知世界的源头,一个是地域气候与人群风俗,另一个则是个人对于世界及万物的感知度。她的这一组诗歌当中意象多数来自诗人的家乡,即川西北绵延的高地,以及其中急湍的河流。而最能够打动人的,是诗歌当中的一种沉雄的力量和觉悟。动静之间,细微之处,诗人所觉察与表达的,既与事物本身有关,也和自我有关。

文学艺术的本质之一,就是在我和他者,我以及万物和世界之间架设"桥梁",而这一座桥梁柔软、无形,但一定要具备绵绵不断、直入人心的力量。可以说,邕粒儿的诗歌写作已经具备了走向开阔深刻、康健纯粹的潜质。这种潜质使得她的诗歌写作较为有效地与同时代的诗人形成了区别。而所有的写作和写作者,毕生都在做一件事,那就是,不断地建立和扩大自己的文学版图和文学风格。

秋风斩

雁阵把天空拉低
几经徘徊,还是没有飞出
日月山的上空
它们有时落向低处,敛翅行走
一有响动,就迅速离开地面
我摸了摸两肋,空空如也

终于远去了,头顶的事物
越飞越浅,脚下的路越走越深

待收的田野金黄
晨起一场薄霜,压下群起的头颅

纷纷而飞

兄弟,人间的风雪来自天上
它们的旅途,却比我们的行走
更加辗转,但我并不想
用艰难来形容

这是命定的一生,它们唯有
落下,我们唯有前行

当光从不确定的方向涌来时
我们会彼此照应
但不能纳它们入怀
甚至不能挥手告别

这世间,到处是说散就散的
尘埃,一路上都是
不能回头的纷纷扬扬

午后

睡不着
一定是谁,让我这样醒着
看光线和云翳
反复捕捉人间

婴儿均匀的呼吸
老人缓慢的心跳

被世界日复一日
淬炼着,点亮着,有着
中年的镇定和一丝
莫名的惶恐

缓慢

一直以为自己
过得足够缓慢——
你怎么从
眼前,一下划了过去

一颗流星
只是坠落,目的不详

我的燃烧让我
只是笑了笑——
像深渊,在脚下展开

终点

鸣笛……
一切都停了下来。
异乡和故乡。
人潮汹涌,哗然而去。

落日低悬,孤独鲜艳。
那聚散,红得
惊心动魄。而后暗淡。
那一闪而过的,一再蔓延。

风雨中

风的愤怒。树的愤怒。
人间的
摇晃和呐喊。
雨来得更重。

内部:越来越亮的
闪电和雷声。

我在屋中静坐仿佛
一个旁观者却在
第一滴雨落下的瞬间就
冲进了倾盆。
我在茫茫一片里,反复
拨亮自己。

一切都敞开了缺口。
包括那个,刚才的我。

那片海

先有一片白帆,而后
才有一片海。
礁石,只和海浪耳语。
问题的泡沫,转眼就消散了。

先有你的出现,然后我才
把我,让位给你。
音乐声最后出现
背面是更深的宁静,闪烁着。

雪山

阳光最先垂入的神境,除了敬畏和屏息
世俗的赞美都是多余
背阴的地方,是天地大画卷中的留白
雪山如一匹微凉的锦缎
刺入天空的蓝
也刺入湖水的蓝

扎溪卡,每一块山石如刀锋利
刃处的光,接近于雪的质地
也接近于一种清冽的温暖

我把自己交给这九重之上
几欲变成一个发光体
吹来的银白的风,一度明亮
一度空茫

牧场上的春天

一场寒流过后
太阳唤醒草木和虫子
嚼碎的粮食,又在它们体内
葱葱郁郁地生长

我注意到帐篷外
牦牛和土拨鼠
伏在大地上,屏息倾听
青草破土的声音

一大早,出门的牧人,走得再远
最终都会,赶着日落归来

五月的阳光

她以为此生再也度不过
此刻,雨水清洗过的天空
像一块蓝色的床单
遮盖着父亲那药水清洗过的肠胃

在尘世的花园里

新的一天,从摘去烂掉的部分、
将斜剪的每一根茎,插进
新鲜明亮的水槽——
让它们重新坐落于自己的位置

流动着的春日光线如发丝
披在我身后
油菜花般,闪耀着光芒
——在天际

而我,以植物的语言
向大地倾诉心事

门缝里的世界

即使高耸的院墙
都是扁的
香炉和烟,悦耳的诵经声
裹着白塔,一层层攀升

木门的裂缝,像一只扁长的眼睛
她能看见声音的形状

扫地僧一下一下地
挥动芨芨草扫帚
让每一声都圆满而去

左眼看熟的人,右眼又觉得生

两眼间的默契
像是隔了多年
直到把外面的一切
都看扁了

在她的眼里
一座嗡鸣的巨大塔院
烟一样消散在空中。

本版责编:张生全 雷子均